

德國政治心理之分析

陶聲洋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很大膽的來與各位談談德國政治心理，首先要聲明，我不是學政治的，更非是研究心理的，對於德國的政治心理，也沒有作過有系統的研究。因此今天祇能把個人所作的片斷觀察，報告給各位作為研究此一問題的參考。

在近五年來，我曾有四次機會到歐洲去，每次回國之後，常有關心中國關係的朋友來問我：「中德關係應該是密切的，何以事實上却又非如此呢？」中德兩國在二次大戰後，都是受了共產主義的侵襲，而遭受到國土被分裂的命運，照理來說，在政治思想上應該是很接近的，應該發生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今天事實上非特並未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且在近些年來反有日益疏遠的現象。尤其最近這幾天報紙上報導從德國政府內閣的議決，由政府輸出保險機構保證德國「玳瑪克」公司（Demas）所領導的歐洲工業集團，幫助共匪設置一個規模龐大的鋼鐵工廠。德國供應三億五千萬馬克（折合美金八千七百五十萬元）的機器。

德國政府這件措置，也許對我國並未含有所謂敵對的行動，但是我們感覺到他們這種舉措，顯然將中德兩國的距離又拉遠了。就個人觀察所得，德國戰後的政治心理是非常錯綜複雜。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祇能扼要的提出他們幾點的矛盾心理，向各位作一個分析：

一、東西德統一的矛盾：我們知道西德的國策，是要求東西德的合併統一，如同我們的國策是要光復大陸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要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光復大陸，而德國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居於戰敗國家的地位，已經公開宣佈放棄武力，事實上德國目前無論是政府或工商業的領導者，幾乎均身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教訓，深受戰爭的痛苦，對於戰爭非常恐懼，故不敢再求諸於武力的統一，祇好選擇政治解決的一途。

西德既然要以政治的途徑解決東西德的合併統一，唯一的希望即為求得蘇俄的讓步；尤其近幾年來匪俄交惡走向決裂之後，更使德國視為機會將臨

。因為共產集團以往被認為是一個龐然大物，現在居然發生了裂痕，匪俄雙方背道而馳，假若能利用匪幫的這種矛盾現象，而迫使蘇俄對德國問題有所讓步，豈非難能可貴？因此之故，德國是既不敢冒犯蘇俄，又不敢得罪共匪，唯恐其不能從中利用。

但是，德國也有一部份人認為：蘇俄不會讓步，最低限度在我們的這一代裏不可能實現，因此也就難能完成德國的統一，祇好自己另打主意！西德現在的執政黨是基督民主黨（CDU），黨魁原來是艾德諾，最近這幾天才讓給歐哈德總理，前者對東德一向是採取強硬的立場，所以基民黨在政策上一時不便作大幅度的改變。西德的另外兩個政黨，已對東德問題提出了主張。一個就是去年大選幾乎獲勝的社會黨（SPD），黨魁是現任柏林市長布蘭特。布蘭特會呼出一個口號：「跨小步的政策」。就是主張與東德的關係應採取跨小步逐漸接近的政策。英文就是「Policy of little steps」，什麼是跨小步政策呢？即欲謀解決東西德合併的問題，祇能求雙方關係的漸漸合理化，它這種理想是很微妙的，目前東西德之間是照樣貿易往來，甚至西德還貸款給東德，社會黨認為這還不够，由於東西分割之後，德人有許多家庭被拆散，渴望能獲得全家的團圓，尤其聖誕節時如不能全家團聚，各人的心裏和情緒都不能安寧，所以布蘭特市長早在兩三年之前，就與東德洽商如何使被隔離的人民于聖誕節時獲得與親族見面的問題，經過多次的交涉，他的主張終於獲得成功，就在東西圍牆為界的地方，開闢了許多個通路，到時發給西柏林人民若干通行證，使他們能在過節時獲得和親族聚晤的機會，一方面東德的老年人們，每年也可以准許到西德一次，來看他們的親族。自從此一政策獲得成功實現之後，社會黨和布蘭特的威望俱增，所以布蘭特後來就繼續又提出所謂對東德跨小步的政策。但也有反對跨小步政策的，他們認為這樣會慢慢的走上跨大步的途徑。不過，儘管有人反對，社會黨照樣的繼續推行下去。

雖然社會黨去年在大選中失敗了，但該黨的勢力却甚大，以地方選舉而

言，該黨幾乎獲得普遍的勝利。現在各地的縣市長和議會，乃至於省議會大部由社會黨所控制，所以社會黨雖然在中央機構沒有力量，但在地方機關的勢力甚大。

另外一個政黨就是與基民黨組織聯合政府的自由民主黨(FDP)，黨魁是孟德斯，現任副總理兼全德事務部長，全德事務部的主要任務即在謀求東西德的合併，但是孟德斯最近幾乎半公開的表示：欲解決此一問題必須西德先承認東德。我此次在德國雖未與孟德斯接觸，却經朋友的介紹，見到了該黨的副黨魁，和他暢談有一、二小時之久，據他解釋：自由民主黨承認東德的主張，是基於承認之後即無所恐懼的道理；祇要西德承認了東德，就會展開正常的外交關係，互派大使，這樣東西德的人民就可以互相自由往來，而東德人民大批的來到西德之後，見到西德的繁榮真相，自然就會不滿於東德政府，無形中就可以促成東西德的合併，祇要有機會合併，當然西德會佔優勢，而且是西德併掉東德，決不會是東德赤化了西德，現在西德有五千萬人口，而東德却僅有一千二百萬人口。像這種看法，在我們看來實在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二、柏林問題的矛盾：今天我們談到德國問題時，都是說東德與西德兩個問題，而事實上今天的德國問題却是三個問題。除東德與西德之外，還有柏林的問題。此話怎樣講呢？以西德而言，西柏林乃是西德的一省，東德方面，它的政府就設在東柏林，所以柏林又是東德的首都，而蘇俄雖然是承認了西德，却並不承認柏林是西德的一個省。他強調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況，仍然是由盟國共同管理，西方的三個國家對西德佔領已經放棄了，今天他們在西德的駐軍並非是佔領軍，乃是北大西洋公約的派遣軍身份，祇是在柏林方面仍然有西方三個國家的佔領軍駐在西柏林。西德對於柏林問題是特別的敏感，不管蘇俄對柏林的任何舉動，都會惹起西德政府的緊張，可是自己又沒有軍隊，一旦柏林地區發生交通問題或其他任何事情時，如左傾份子的活動等，祇好求諸於美軍。

現在西柏林與西德的交通，主要是依靠飛機的運輸來維持，但是德國政府經營的德航公司，却不准飛行於西柏林至西德的航線，因為蘇俄不同意西德飛機經過東德上空。在這種情況之下，西德對於西柏林的立場就非常矛盾了。

三、東西貿易問題的矛盾：我們知道西德是採取所謂哈爾斯坦主義

的，這是當初哈爾斯坦當外交部長時所提倡的主義，即任何國家承認東德時，西德國家就與之絕交，等於我們與承認共匪的國家絕交一般。這個主義是極正確的，應該認真執行，但是，却破了例。西德竟與蘇俄建立了外交關係，蘇俄不但承認東德，而且是一手造成了東德，其所以要與蘇俄建交，乃因二次大戰結束後，蘇俄手裏掌握了有兩百多萬的德軍俘虜，艾德諾總理希望這批人能够很快的獲釋回國，如不和蘇俄建立外交關係，又怎能辦交涉呢？明知蘇俄是德國的敵人，也祇好例外。近幾年來，哈爾斯坦主義顯然已開始動搖，基本原因，便是由東西貿易問題所引起。西歐的政治思想是很奇怪的，當初在馬歇爾計劃時代，一般人都很担心共產主義會奪取了歐洲，但是這些年來他們認為蘇俄的共產主義在變質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共存，在軍事上蘇俄對西歐也已無威脅。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來的東歐附庸國家，像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相繼脫離蘇聯的控制，走向經濟建設之途，無形中建立了一道與蘇俄隔離的圍牆，使西歐人民便對共產主義的威脅逐漸麻木了。

另外有一般人認為蘇俄在一九一九年革命，迄今已有四十餘年的歷史，在這四十年之內，他所奉行的共產主義便已經逐漸的軟化，開始與資本主義接近，威脅已漸消除；共產主義既然在蘇俄走不通，共匪必然同樣的要步其後塵，假若今天仍隔絕共匪，豈不是有意的逼使毛匪老羞成怒，走向武力擴張之途？所以主張應該與共匪多接觸、多貿易，加速使他走向蘇俄的後路，也許共匪用不到四十年，就變成今天蘇俄的情形，屆時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便全部消逝，而真正達到和平共存的境域。

在我們看起來，這種觀念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在德國和西歐，持這種想法的人是相當多。同時德國要維持經濟繁榮，認為要擴大貿易，而擴大貿易最好的對象就是共產集團。特別是英法兩國早已在設法與共匪通商貿易，德國豈甘落後！他們認為德國不做，還不是讓英法國家搶去！德國有鑑及此，所以也搶着去和共產集團及共匪做生意，並且已與承認東德的東歐諸國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等互換商務代表，儘管這些商務代表不享有外交官待遇，但是實際上都是由外交官擔任，有的商務代表團設有商務部、領事部、政治部和新聞部，豈不等於是變象的大使館？這又是德國的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

四、歷史包袱心理的矛盾：德國在戰後揹上了一個歷史的包袱，因此產生了許多矛盾現象。二十幾歲年青一代的德國人，對於別人指責德國在二次大戰中如何掀起戰端，如何殺死許多猶太人各點，這些青年人總說是他們的上一代的人幹的，年青一代的他們現在要建立一個新的德國，並爭取新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可是年老的一代却是今天的執政者，他們對德國在二次大戰中所作種種，揹上了歷史的包袱，因而引起很多的矛盾。

譬如說西德與波蘭的關係，現在波蘭的領土，一部份便是當年德國東部的領土，因為蘇俄將波蘭的一部份領土佔，另外把德國東部的一部份送給波蘭。現在東德與波蘭以奧德河和奈瑟河分界，西德政府迄今並未承認，他們的想法是等將來東西德合併後，再承認統一以後的德國與波蘭即以這兩條河為界，俾將來萬一舉行國際會議，討論東西德合併問題時，作為讓步，接受以這兩條河為最後的疆界，但是必須以東西德合併為條件。波蘭人對西德的這一套想法當然也很清楚，所以，每過一段時期波蘭也就攻擊西德一次，指責德國執政者為復仇主義者、軍國主義者，現在的德國人祇要是有人罵他是復仇主義者、軍國主義者，他們往往就伯的輾下去了。

再說德國與以色列的關係，因為當年希特勒殺死了幾百萬的猶太人，這是一筆歷史血債。對德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心理上的包袱，因為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時常爭執，德國基于道義，會偷偷的出售軍火給以色列，而德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實際上却是很好的，納塞製造火箭以及作其他科學方面的研究時，即有許多德國技術人員協助工作。後來售軍火給以色列的祕密被拆穿了，阿拉伯國家大吵起來，德國便另外以其他援助方式來補償，並與以色列建交，以德建交以後，又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反感，有的還與西德絕交。

這次我們到西德訪問時，有德國朋友招待我們到一家夜總會去。當天我們一天工作之後已經是很疲倦了，坐到半夜十二點鐘便要告辭，大家站起正要離座時，夜總會的茶房總管很快地跑過來請我們無論如何坐下來再看一個節目，我們當時很詫異，何以會如此特別照顧我們？既然人家如此客氣，祇好再坐下來。下一個節目是位猶太人唱歌，唱的並不高明，唱了半個鐘點，在座德國人都拚命的鼓掌！我們走出夜總會，陪我們一起去的德國朋友才對我們解釋說：今日德國的夜總會裏祇要是有人表演，就沒有人敢站起來

中途離去，否則會被指責是反猶太的納粹。德國人這種非常矛盾的心理，不幸為德國少數左派份子所利用，在德國內部製造糾紛。

最近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學生居然反對美國的對越南政策，指美國是侵略者，將美國機權的國旗扯下來，西柏林自由大學是一批東柏林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受不了蘇俄共產主義者的迫害，利用這所大學灌輸共產主義思想，於東柏林尚未建築圍牆時逃到西柏林，獲得美國的協助，成立的自由大學。以這種背景的大學，竟有學生出來鬧事，豈不令人費解？據德國朋友解釋：鬧事者畢竟是極少數的左傾學生。因為柏林是由盟國共管，盟軍禁止西柏林的青年服役。所以有很多不願服役的西德青年，就到西柏林自由大學去讀書，鬧事的，也就是這批逃避兵役和左傾的學生。

五、執政黨內部的矛盾：基督民主黨自西德恢復獨立後，即為執政黨，原由艾德諾任黨魁，直到不久以前才退讓。艾德諾同西德現總理歐哈德，兩人間相處並不融洽。艾德諾經常公開對記者們大罵歐哈德是飯桶（德國一般人也批評歐哈德是最好的經濟部長，但却是頂壞的總理），一個執政黨的黨魁竟罵他所支持出來的總理，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之事。

基督民主黨（CDU）是同基督社會黨（CSU）混合而成的，後者的勢力在德國南部巴瓦利亞省，黨魁就是前任國防部長史特勞斯，曾經來我國訪問，兩黨雖合併，原兩黨人士仍有磨擦，如史特勞斯與現在的外交部長舒萊德（基民黨）兩人就是死對頭。

去年九月德國大選，得票最多的是基督民主黨，其次是社會黨，第三是自由民主黨。基督民主黨雖得票最多，仍未能得到控制的多數，仍須與其他黨聯合組織內閣，在大選之前，基民黨是和第三黨聯合，大選後歐哈德再度組閣，就有很多人主張該與第二黨聯合組閣。以致引起所謂大聯合與小聯合之爭。大聯合（Big Coalition）就是基督民主黨和社會黨聯合組閣，小聯合就是基督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組閣，為此鬧得不可開交。現在的總統黎浦蓋，也是主張大聯合，但是歐哈德主張小聯合，結果他勝利的組成小聯合內閣。不過，這種大小聯合的爭執，曾經引起許多問題，迄今尚未解決。最近為競爭黨魁，又引起許多爭執和矛盾。

此外還有很多矛盾：譬如西德對法國、對英國、乃至於對美國的態度，以及在北大西洋公約中是否參加控制原子武器的矛盾。由於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不能詳細一一列舉。

現在，我們再來談德國同中華民國的關係。

德國外交部的組織很特別，其中主要分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單位，兩大單位之下各再分地區，在經濟單位裏面將我中華民國列為東南亞地區，在政治單位裏却列在所謂東方集團內，照他們的邏輯，台灣省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而中國大部份的領土是控制在共匪的手裏，所以將我國列在東方集團（East Bloc）。更妙的是主管經濟的官員，對中華民國很好，我們在經濟方面同外交部打交道時，一切都順利，但是在政治方面的負責官員，卻對我們中華民國很壞，凡有關我國問題需該部門辦理時，必定受到阻礙而且反對，對我不利。

當然德國也有很多對我友好的人士，我國最近幾年來的經濟發展，自立更生所創的業績，亦頗使德國人士非常注意。如佛萊堡大學海雅克教授，是一位經濟學權威，去年來我國訪問，返德後，在德國最大而有權威的報紙上，以整頁的篇幅，撰文介紹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果。由這篇報導引起了德國朝野及工商界人士的特別注意。德國政府的官員們也表示：中德兩國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思想方面，應該是最接近的，同時，除美國外，德國的援外計劃也相當龐大，但是援款却浪費在印尼、緬甸和印度這些國家，因此感到慚愧，認為在所有經濟開發的國家中，祇有中華民國發展經濟的方向和政策是對的。希望每一個開發國家都能步上中華民國的方向。

講到中德的外交關係，究竟在何種條件之下，西德才同我國建交呢？相信不但是各位在座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士關心這一問題，就是社會上各界人士也都同樣關心。對於這一個問題據個人粗淺的看法，須有下列三個條件之一，才有建交的可能。第一個條件是我們反攻大陸，用不着我們收復整個大陸，祇要克復沿海兩三個省份，德國就會承認我們。

第二個條件是美國的全力支持。假若美國能對德國表示，德國如不與中華民國建交，美國就不支持德國對柏林的立場。

第三個條件是我宣布承認東德政權，這當然是句開玩笑的話，可是，却最能使德國鄭重考慮接受我國條件。過去以及未來任何一個非洲國家宣佈獨立，德國迅即派遣大使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因為德國深恐新成立的國家承認東德。以上三個條件，最靠得住的仍是反攻大陸一途。

在目前中德兩國情況之下，我國對德應當採取何種政策呢？雖然西德還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對我代表權問題不能投上一票，但事實上却發生很大的影響。譬如德國要幫助共匪建立鋼鐵廠，就引起世界上的重視，如進一步對共匪接近，交換商務代表，對我們就更不利了。照個人的看法，除非我們政策上有其他決定，仍應積極的設法聯繫。首先我們必須盡一切的可能，集中政府、工商業、社會等力量促成德國對我國有好的印象。但是很不幸的，今天我們在宣傳上仍嫌做得不够，大部份的德國人對我國的印象仍是模糊，有的固然重視我經濟發展的成就，然而仍有很多人沒有忘記我們大陸上的失敗。最近我們有若干文化經濟界的人士前往講學、演講，很收到宣傳的效果，德國朋友會對我說：「最近你們來的人，給我們增加了新的印象，美國對你們停止經濟援助，你們居然還可以援助非洲和其他國家，使我們德國人改變印象，對你們有了新的認識」。因此我覺得應該多派專家學者到德國去，尤其是德國人的知識水準相當高，而且喜歡同外國專家學者開座談會交換意見，我學者專家到德國，可運用各種直接的方法，宣揚我國的進步實況，另一方面我國也應多邀請德國的學者到我國來訪問，這些學者們回去後寫文章在報章發表，其作用非常大。德國人特別尊重學術界的人士。

其次，德國既然是講現實的，我們就要多做貿易通商，去年我對德貿易金額達五千萬美元，雖然共匪對西德貿易超過我們的三倍，但是我們的五千萬美元實在也不算少了，如果能增加到一億美元，我們不但講話有力，德國也會更加重視。日本之所以重視我國，當然有政治上的理由，惟經濟上一年有三億多美元的貿易關係，日本不能隨意放棄，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對德貿易我國是出超，我農產品，諸如大量的鳳梨、洋菇、蘆筍罐頭等都大量輸德，而我向德採購機器等類則為數不多，因此德國政府和貿易界常常抱怨，甚至於說台灣省完全是美國和日本的市場，故我們在採購政策方面，應該採取比較彈性的辦法。

總而言之，今天德國的政治心理是非常錯綜複雜的，正因為這樣，原應與我密切接近的，反而越來越疏遠，雖然我們國家所處的環境相當艱難，但我們總要盡其在我，相信得道多助，總能打開一條出路，將來可順理成章的與德國關係正常化。我以一個外行人來大膽的作政治心理分析，如果有不對的地方，敬請指正，謝謝各位。